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四回 建廟宇丞相起私心 泥酒罈糟坊得妙法

話說金丞相自大眾婦女出去，忽見當中桌上，有一黃紙條，上寫「速造大成廟」五字。看官，照外面看起來，顯係是聖僧指點他做的一件大功德。丞相一看，就該不覺大喜，因何大驚失色呢？這因其中有個原故。杭州離城三里有一古剎，名曰大成廟，係唐朝開元中敕建的。共房屋九□九間，五代時為兵燹所毀，僅存地址。高宗南渡後，秦檜專權，其時金丞相，猶當秦府的長史。及至秦檜病篤，一日，傳金長史至檜前，屏退從人，說道：「我秦某身為大臣，位居首相，自問於民間無絲毫的功德。今我臥病在牀，思前想後，要做件功德之事，以贖己過，免得陰曹油鍋刀山去受罪苦。我想都城外有座古剎，名叫大成廟，現今僅存地址，屋宇全荒。我請你商酌，非為別故，意欲獨建此廟，須憑賢契辛苦一點。但秦某又聽人說過的，凡做功德須要叫人不知，方有果報，這叫做暗來暗去，若一說明，就算過賬了。所以我今日屏退眾人，妻子都不告訴，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出我之口，入君之耳，如斯而已。」說著，叫人來，只見內隨跟秦強來至榻前，秦檜道：「你速至庫房，把東庫司董增傳來入內講話。」秦強去不多時，帶領東庫司董增來見，一見秦檜，方欲下跪，只見牀上說了一聲「免罷」，又說道：「我喚你無別，你替我交代金長史庫平銀□萬兩，限立時現兌，是件要緊的正用，不准剋扣分毫。」又向金長史道：「你就去辦罷。」當時金長史同董庫吏一同叩辭而去，自必如數兌銀，是不必說了。那知金丞相自此就紅運當道，不到□日，秦檜已伏冥誅，金丞相就把這筆銀子，不著聲不著氣的一口吞下，實在享用得快樂。□數年來，不但秦檜家無人知道，就是金丞相的父母妻子，都不知道，獨獨今日，聖僧叫他做這件功德，他自然驚惶失色了。閒話休提。卻說金丞相初見「速修大成廟」五字，不由的心裡一驚，回轉一想，不覺大笑道：「金某你呆極了，今日太后請聖僧治病，這件功德，不過要找出個題目，還愁沒人出錢嗎？況且由我奏明，必定派我督工，將來賺點木材燒燒鍋，也是好的。」主意已定，連忙傳文案做了一個請建大成廟的奏折，次日入朝，當面奏了皇上。看官，要論平常請建廟宇奏折，理該發到禮部議奏，有許多周折，才能批准。但此次請建大成廟，是因太后之病起見，所以並不歸部。皇上當即喚過一個太監來低低分付了幾句，只見太監手持奏折入內，過了許久，太監出外，復將奏折呈上，跪奏道：「太后老國母願在御膳項下撥銀□萬兩，請陛下一並降旨。」皇上聽畢，遂在御案提筆就折後批道：「著財政司在慈宮御膳項下撥銀□萬兩，在上供項上撥銀□萬兩，在昭陽院花粉項下撥銀□萬兩，限即日兌交金副御史丞金仁鼎。仰將大成廟，限三月修成，以專責成，毋負朕意。欽此。」批完當時發下，又對金丞相說道：「汝子金仁鼎好好將這事辦好，朕另有升賞。」金丞相因其子不曾上朝，只得跪下代謝聖恩。當下退朝，心裡好不歡喜，暗中說道：我感激你濟菩薩，你真真是位聖僧不介意，我金家父子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到了。

按下金丞相私下歡喜不提。且言濟公自打朝散之後，就用隱身法站在金相府門口，曉得金丞相派人出來找他，他便望這一個吹一口氣，這人便家去，有妻子的拖妻子，沒妻子的便把母親拖來了。還有一樁奇事，他嘴裡皆說丞相叫你去領賞銀，本明明是在家裡同母親妻子說話了，他心裡、眼睛裡，實在係在酒館裡找來的濟和尚、劉差官。到得大眾皆已入內，濟公就混了進去，又用分身法化了一個先走，引金丞相出外，他便把「速修大成廟」的黃紙擺在桌上，又向大眾吹一口氣，收了法術，大眾婦女遂現了真形。他仍然隱身出了相府。心中一想：今日都城裡尚不便見面，還是鄉間去躉躉的好。信步出了東門，走不上三里多路，只聞得一陣異香吹入鼻孔裡，覺得處處作癢。癢的時候，喉嚨到真真難過，是不必說的，心中不解其故。忽然抬頭一看，不禁失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但見離不上一箭之路，有一群瓦屋，簷前支出一條竹竿，上面掛一酒旗。濟公連忙上前一看，但見三間門面，是一片大糟坊，招牌上寫的是「本榨紹興」。店門內有□數人在那裡上酒，下面有數□隻壇子，見得那酒由榨上淌到缸裡，由缸裡再分到罈子裡。一些人七手八腳的，搬壇的搬壇，紮口的紮口。濟公站在門口，聞得這陣香味，真個恨不得睡在他酒榨下面張嘴去等才稱心。

正然心裡想著，眼裡呆望，只見裡面跑出一位老者，年約七□餘歲，生得慈眉善目。濟公把他一看，不覺起敬，又曉得他財星當運，不久要在生意上得有一無二的聲名，心裡就想同他攀談攀談。那知老者一見濟公，遂走出店外，叫聲：「和尚，你久久立在門前，想係不曾看見榨過酒嗎？何不坐下來看看呢？」濟公正要進店，同他兜搭，一聽此言，正中下懷，說道：「店主人生意好嗎？」說著，便走進店門，就在欄杆旁邊桌上，朝下一坐。大眾伙計暗中詫異道：我家東家霉了，這樣一個垃圾和尚，也把他弄進門來惹厭，實在好笑。那知這個東家，同他言來語去，□分合式。見濟公望著酒缸饞唾直咽，因說道：「和尚會飲一杯嗎？」濟公忙說道：「俺的東家，你這開酒店的，實在不會做生意，怎麼能問人會吃一杯呢？這一杯酒吃他乾甚？你東家要問我吃酒，大約一千杯起數。」老者呵呵大笑，忙向伙計說道：「你代我在榨上，把那斬頭去尾的酒，打一銅卷子來。」又向濟公道：「小店的酒，倒可多少孝敬師傅一點，但在鄉間無處買菜，缺少下酒之物。」濟公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順手就在破袖裡面一掏，拿出一塊狗肉，顏色都變黑了，不曉得是那一天的。他便嚼住狗肉吃住酒，望住伙計們在那裡做酒。

你道這位東家如此恭維濟公，是何原故？這東家姓徐，名振興，他的糟坊招牌，也是這兩個字。一身行善，精相面之術。他一見濟公，看他這個形容，至小有公侯之位，心裡酌量著說道：莫非是西湖靈隱寺濟顛僧嗎？及見他拿出些狗肉來，越發相信得過了，所以不必問寶山上下，心裡早經明白。至於濟公是向來不會問尊姓大名，說客套話的。無怪兩人自始至終，不曾問過名姓。閒話體提。但是濟公老裡老氣的，左一銅卷子酒吃完，喊道「添酒」，右一銅卷子酒吃完，喊道「添酒」，一直吃到天光已黑，點起火來還是這樣。又過多時，大眾已吃晚飯，老者說：「師傅吃碗便晚飯嗎？」濟公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請你把晚飯的敬意，給在酒裡面，叫他們一罈子一罈子的拿來罷。這個銅卷子太小，實屬不經吃。」內中有一伙計，最會討好，見得東家這樣敬重濟公，一聽濟公的話完，便忙捧了一壇酒，朝濟公旁邊一頓，說道：「師傅請罷！」暗說道：又不要我的本錢，現成人情，樂得做做的。濟公一見，哈哈的笑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，這才爽快呢！」大眾吃過晚飯，有兩個伙計議論道：「橫豎我們要做夜榨，我們也不催他走，單看他果能吃一夜？」一人道：「妙甚，妙甚。」老者見他們眉語目聽的，反行呵斥道：「你們各去做事，體得亂言！師傅要酒，照數去添是了。」濟公聽說，又哈哈大笑道：「妙呀，妙呀。」由此左一壇，右一壇，一直吃到半夜，並不同東家交一言語。

忽然支開大嘴向老者道：「俺的東家，你要發財嗎？」老者道：「師傅有何發財之法？」濟公道：「你家這酒，店家到你家來買，頂多買多少罈子？」老者道：「多亦不過□壇八壇，因這封口上，不過箬葉油紙，多擺則氣走味就變了，所以人家不肯多買。就如外幫來此販酒，只得秋冬時候，春夏天便沒一個交易上門，也因他容易走氣，容易壞的原故。」濟公聽畢說道：「東家，我教你個發財的法子罷。」隨即站起身來，把頭上帽子除下，走至對過秧田裡，笑嘻嘻的兜了一下爛泥來，就向封過口的酒罈上一撲，說道：「這樣便沒得走氣了。」於是把那帽子褪下，也不出去兜泥，就拿這只帽子，每只酒罈上撲上一撲，不到片刻，一百數□壇酒，皆泥頭封得好好的。所以到今日那紹興酒罈上封口的泥頭，不是同和尚帽子一樣嗎？這個法子，就是濟顛和尚作下來的。但是徐振興自此次，紹興酒最為出名。後來濟公入宮治疾，皇帝時差侍衛到他家來採辦，漸漸的宮裡上下，便皆吃他家的酒了。自此徐振興不賣客酒，專辦貢酒，這個利息還不厚嗎？這個聲名還不大嗎？此是後話，不過順便說說。單言濟公用一空帽，在酒罈上撲撲便都有泥封好，大眾伙計也就奇異，老者稱謝不及的固不必說了。濟公將酒罈封后，仍然把那泥漿滴滴的帽子，向頭上一套，還是坐下吃酒。左一壇右一壇，一直吃到第二日巳牌向後。濟公忽然把酒碗往下一擲，說聲：「不好了，誤了大事了！」爬起身直往外走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